

想起当年看电影

文 / 喻平官

老里八早

我从小欢喜看电影，电视剧《繁花》热播，勿断出现国泰电影院，勾起了我老底子看电影个情愫。

我1947年出生，屋里住勒瑞金一路、长乐路口，对面就是现在个新锦江大酒店。从屋里出发，朝西走100米，就是茂名路口个兰心大剧院。到了兰心大剧院左转，沿茂名路走到淮海路，国泰电影院就到了。从国泰电影院朝东，过瑞金一路到成都路，就是淮海电影院。走得再远一眼，南京西路、陕西路有平安电影院。朝东到嵩山路，还有嵩山电影院。屋里附近有介许多电影院，让我有了看电影个地理优势。

看电影需要钞票，当时屋里兄弟姐妹六个，加上爷娘外婆一共九个人，倚靠阿拉阿爸六十几元个工资生活。尽管家境勿宽裕，阿爸还是经常拨我一点零用钿，每次一分两分，我积起来，有了一角两角就去看电影。落笔至此，深感父爱伟大。勤小看一角两角，当时弄堂口烟纸店里，盐津枣、花生米两分洋钿一小包，奢侈品咸鸭蛋一角洋钿一只。

葛末，一角两角能勿能看电影呢？可以，也勿可以。为啥迭

能讲？因为当时新电影上映，勿是所有影院同时放映，而是分批放映，有先后个。国泰电影院、大光明电影院就是首轮影院，有新个电影先勒了首轮影院放映。接下来么轮到第二轮影院，譬如淮海电影院。平安电影院搭至嵩山电影院一般放映旧片，算是第三轮影院。勿同影院有勿同个票价。首轮票价三角，第二轮两角，第三轮一角五分。由此可见，对我甭个穷学生来讲，经过国泰电影院门口，只能看看贴出来个电影海报味。我平常去得最多个是平安、嵩山等第三轮影院。偶尔，我也会去淮海电影院买一张学生票。礼拜天早浪八点钟经常有学生场，票价一角，一般放映国产旧片，譬如《铁道游击队》《上甘岭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等等，还有《三毛流浪记》《鸡毛信》等儿童片。

我欢喜看译制片，譬如《彼得大帝》《海军上将乌沙科夫》《奥赛罗》《孤星血泪》《王子复仇记》等等。法国影片《勇士的奇遇》既有传奇冒险，又诙谐幽默，扮演主角个杰拉·菲利浦演技精湛，可以搭《佐罗》里个阿兰·德龙媲美。印度电影里载歌载舞个场景勿少，当时感觉蛮闹猛，但是现在还记得个只有《章西女皇》和《两亩地》了。意大利影片《警察与小偷》让人好笑又心酸。《罗马十一点钟》

催人泪下，影片结尾交关求职者轧坍楼梯……记得当时勒了平安电影院看夜场，散场以后我从陕西路走回去，搭电影里个罗马勿一样，上海个夜晚静谧温馨。

记忆里国泰电影院有辰光会放映外国原版片，对我迭个小朋友来讲，感觉太“高级”了，阮没看过，现在回想，有点可惜了。

重温旧事，勿能勿讲跑片趣事。之所以影院分轮次，就是因为电影拷贝少。新片上映，几家影院同时放映，但是电影拷贝勿够，只能错开放映辰光，拿电影拷贝送来送去。当时经常可以看到跑片员蹬仔脚踏车到处跑，装电影拷贝个帆布袋挂勒了车子浪。有辰光路浪出了一眼意外，阮没及时送到，银幕浪就会打出“跑片未到”个信息。碰着舛种情况，电影院会放十分钟纪录片填补，或者干脆亮起长灯，休息静候。

电影就甭能陪我度过了少年时光。1963年我进中专读书，勒学堂里住读，就勿大进电影院了。后来又去苏州工作，彻底告别上海个电影院。时隔大半个世纪，每每回忆，温情犹在。



听钱程沪语朗读
微信扫码看视频

灶披间

春天里个第一股南风来了，脚跟脚脚，各式各样带仔春天气息个蔬菜也会蜂拥而来：竹笋、芦笋、蚕豆、枸杞藤、香椿头……

今朝想吃个是油菜花。铺天盖地个油菜花是春天里让人向往个风景，而将开未开个油菜花，就是春天里饭台子上个一道风景线了。舛歇辰光个油菜花顶顶水嫩，口感柔软，花蕾香味斜气足，但也会有一点点苦；等到花蕾绽开小黄花，乃末更加苦，味道也就打折头了。

其实春天辰光新鲜萌动个交关蔬菜侬有点苦，据说，迭个苦涩味道可以让鸟虫敬而远之。只勿过，迭种苦，虫怕，人也勿欢喜，舛么，就用做法搭仔调料解一解，做一份油醋汁油菜花。

舛搭讲个油菜花，其实就是菜苋顶顶头含花蕾个部分，用手拿花蕾杓断备用，顶好勤用刀，据

油菜花里春意浓

文并图 / 沈一珠



说油菜花跟金属碰着会有涩味。茎、叶子也分别杓下来备用。

杓好个油菜花先摆清水里浸

10分钟，一是用水养一养，可以让有点捩头搭脑个油菜花提提精神，二也是可以浸脱点涩味道。新鲜未老个油菜花，用开水焯15秒就好，拎出来沥干，趁热直接浇上油醋汁腌渍就好吃了。油菜花顶好是趁热吃，假使想做冷菜，沥干后撒点盐，可以勿让菜个颜色候脱——此地讲个“候脱”，是指颜色灰蒙蒙，勿新鲜了——然后再放调味料腌渍。

至于剩下来个茎和叶子就用油炒一炒好了，用不着事先焯熟，开油镬，先放茎，再摆叶子，一道翻炒，油会勒菜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，炒出来个菜勿会老苦，颜色也好看；除脱摆盐，上海人还欢喜摆点糖，去去苦味；现在菜嫩个辰光，炒出水分就可以盛出来吃了。再过段辰光，菜老一点了，水分也少了，就加点水盖镬盖，焖几分钟就好。

茄山河

我是自家家庭里个长房长孙。按老法讲，我勒屋里个地位是老高啊。勒外公大家庭里，我是第三代里最早出生个，也特别受到长辈个信任搭仔关爱。由此，屋里向个祖父祖母、外公外婆、舅舅姑妈侬欢喜搭我讲讲老话。

老话内容斜气广泛，主要是家族历史、轶事，老早发生个事体搭仔一眼谚语啥咯。比方“棋输木头在，输了重摆摆”“七十勿留宿，八十勿留饭，九十勿留坐”“茶七酒八”之类。

“棋输木头在，输了重摆摆”意思是下棋输了不要紧，还能再决胜负。泛指失败了不要灰心，只要有信心，就可以从头做起。

“七十勿留宿，八十勿留饭”意思是70岁以上老人到依屋里拜访，勿要挽留伊住宿；80岁以上老人来访问要挽留伊吃饭。因为老人年纪大了，勒陌生地方留宿，勿熟悉环境，容易发生意外，所以要避免让老人勒外面留宿。

“茶七酒八”意思是勒屋里招待客人，为客人斟茶，勤拿茶杯倒满，倒七分满就可以了，因为古人认为“茶满欺客”。倒酒个辰光，也勤倒满酒杯，倒八分满就可以了。舛既是一种待客之道，也是

一种饮食文化。

老人肚皮里老话多，讲起来滔滔勿绝，我斜气欢喜听，还欢喜问。老人看我欢喜听，讲得更加起劲。现在个年轻人勿欢喜搭老人相处，更勿愿听老人讲老话，称其为“代沟”。迭个是勿对个。俗话说讲“人老话多”。老人个人生是一本丰富个教科书，伊拉所听到个、看到个、亲身经历过个喜怒哀乐，曲折坎坷，对后代侬具有一定个教育搭启迪作用。可惜现在个年轻人很少愿意耐心去听，去陪老人讲讲闲话。

趁老人健在，希望年轻人多陪陪老人，听伊拉讲讲老话，也是一种尊老敬老爱老个具体表现。

沪语趣谈

“记认”这个词用来表示记号、标识的含义已被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归入方言范畴，而在《辞海》里也已不算作单独的词组，《辞源》则完全不见其踪影。上海人是认这个词、也用这个词的，其中的“认”读若“宁”。《上海方言词典》说：“看书看到阿里搭做个记认，晏歇勿会忘记脱”；《上海话大词典》说：“每走一段路我就做格记认，让后来者勿走错路”。“做记认”就是做标记、做记号。

记下标识以便辨认，在古代是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宋代《挥麈录》记载：唐代之后的五代十国，政权更迭频繁、人员流动无序，吏部登录命官“不惟著岁数，兼说形貌，如云：长身品，紫堂色，有髭髯，大眼，面有若干痕记；或云：短小，无髭，眼小，面瘢痕之类，以防伪冒。”在古代汉语中，也多有“记认”来表示便于识别辨认的标记。宋代《都城纪胜》：“（酒肆）门首红梔子灯上，不以晴雨，必着簪盖之，以为记认”；明代冯梦龙《山歌》里“记认”尤多：“石桥上走马有得记认，水面砍刀无损伤”；“你若肯访奴时奴家弗是无记认，丝丝天棘出门墙”；清代《无声戏》中卖糖人回答判案的知县：“巴斗虽多，各有记认”；《活地狱》说：“倘若百姓们有敢

道得本官一个不好的，他的耳目一定要把这

人做了记认回去”。除了把“记认”用作名词，古人也经常把“记认”拿来当动词用。宋代华岳《翠微先生北征录》：“灰点则曳以鞭梢而用以印点……前军欲追后军，则得此记认”；元代《昊天塔》：“（这骨殖）每件都有郎主朱笔记认的字迹在上”；明代《新平妖传》：“世间只有瘸子最好记认”。其间的“记认”意为辨认、识别、记忆，都作动词用。

此外，还有一种作为动宾结构使用的情况，表示为防遗忘而做记号、做标记。明代《二刻拍案惊奇》：“小人其时就怕后边或有是非，要留做见证，埋处把一棵小草树记认着的”；清代《野叟曝言》：“素臣在屏后逐个看去，择其面貌慈善而有福相者，暗暗记认”。

“记认”的这些含义和用法可由许多其他相近的汉语词语替代，其中包括“标记”和“认识”，将这两个词组拆分重组，刚好得到“标识”和“记认”两词。今人熟识的“标识”是“记认”的通俗诠释，而“记认”则丰富了“标识”承自远古的根脉，相得益彰。

上海话中的“记认”多数只作名词，很少有作动词用的。虽然用法不如古人多，好歹口口相传留下了这个用作记认的“记认”。

沪语童谣

放鸽子

文 / 杨保飞

朋友淘里老搭子，
约好今朝放鸽子。
带好几只大鸽子，
公园里向摆场子。
花蝴蝶搭双燕子，
老鹰弹出眼乌子。
老王双手举鸽子，
老李牵绳开步子。

鸽子脱手拉绳子，
收放绳子转盘子，
抬头眼睛眯起仔，
越飞越高放绳子。
望望天纸浪鸽子，
蓝天白云映鸽子。
勿再是啥大模子，
统统变成小点子。

“赖孵鸡”孵小鸡

文 / 侯宝良

弄堂记忆

春天气候转暖。老早迭歇辰光是一年当中孵小鸡个最好辰光。据说三四月里养小鸡斜气有利，成活率高；到八九月份就会生蛋，而老鸡刚好停产换毛。哈，正好一年吃蛋勿愁啊！

我小辰光正逢三年困难时期。有一年春天，乡下亲眷送来一只生蛋个老母鸡。埃歇辰光菜场买蛋要凭票，城里也允许养鸡鸭，屋里有了生蛋鸡，就养辣嗨。外公从柴只堆里拣眼像样个木料搭了一只鸡窝，底部铺眼烧过个煤球灰，母鸡勒新窠里过起了早出晚归个日脚。

有一天，母鸡碰着邻居个公鸡就温顺趴下，那公鸡倒来了劲，压到母鸡背脊浪咬牢伊个鸡冠抖尾巴。过了一歇，公鸡拍拍翅膀、母鸡抖抖身体，立起来相安无事，各归各走开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常常看见外婆从鸡窝里拿出蛋辣太阳光下照看，有一只蛋拨伊园到米缸里，其他侬烧菜吃了。

又过了一段辰光，母鸡一改早出晚归个习惯，趴勒鸡窝里懒洋洋个勿肯出来。外公讲，鸡“塞

窠”了，邻居叫“赖孵鸡”“趴窝鸡”。弟弟想赶伊出来，母鸡反抗用尖嘴啄伊个手。外婆就讲，“赖孵鸡”正好用来孵小鸡。听到会孵小鸡，我搭仔弟弟侬觉着好白相，外婆从米缸里拿出八九只园起来个鸡蛋，均匀摆勒新换煤灰个鸡窠里，抱起赖孵鸡放到鸡蛋浪向。回头轻声告诉阿拉，勿许随便来惊动老母鸡。母鸡喂食是一天隔一天，外婆拿我小辰光个破棉裤剪了一块，抱出母鸡喂食辰光，就用破棉裤盖好鸡蛋保温。喂好以后，让母鸡排出粪便，再抱回去继续孵蛋，甭能鸡蛋就勿会弄齁了。

大概过了三个礼拜，有几只蛋破壳了，每只侬伸出一只小鸡脑袋……外婆拿小鸡放到一只盘子里，毛绒绒个，斜气好白相。还有阮没破壳个哪能办呢？勤急，外婆拿蛋放到温水里观察，蛋能浮起来，还会摇摆个，就是活蛋。沉到水底个，外婆就拨外公吃了补身体。

我眼前总会浮现出小辰光养个老母鸡孵小鸡个样子，斜气亲切，斜气温馨。